



公社书记

光化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公 社 书 记

光化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 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光化县广泛开展了讲革命故事的活动。本书收集的七篇，是从这个县业余作者创作的许多革命故事中挑选整理出来的。《犟大爷》，讲一个老贫农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。《公社书记》，讲一个老干部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。《老支书》，讲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病坚持工作，以身作则教育队干部。《送书下乡》、《女闯将》、《一块布料》和《上工地之前》，讲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，以及妇女怎样和旧风俗、旧习惯作斗争。

公 社 书 记

光化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6·717 定价：0.12元

目 录

翠大爷.....	陈本安 (1)
公社书记	王大禹 (11)
老支书.....	陈本安 (19)
送书下乡	叶宗佩 (24)
女闯将.....	易风荣 (31)
一块布料	朱肇存 王大禹 (37)
上工地之前	贾彦辉 边广兰 (44)

犟 大 爷

陈 本 安

咱们队有个五保户王大爷，六十开外，人老心红，耿直刚强，遇事态度鲜明，毫不含糊，人称“犟大爷”。

这犟大爷咋个犟法？先说一件事：

近几年，咱们队粮、棉、油、生猪上了《纲要》，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，经队委会研究，决定给犟大爷盖两间新瓦房。当他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找到队长，你猜他咋说？“嘿，咱这骨头快敲得鼓响，还盖啥新房子？把盖房子的钱拿去多买点化肥，要多增产几大堆粮食。再说咱现在住的房子不算坏，比起旧社会睡地主的屋檐，钻富农的稻草堆，不知要好多少倍。”为了让老人家度过幸福的晚年，队长再三劝说，谁知他硬是不肯：“你们要咱住那么好干啥？怕咱不变修？把这笔钱拿去大办农业吧！”

看，犟大爷就是这么个犟脾气，类似这样的犟事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今天，咱不讲别的，单把犟

大爷抵制资本主义倾向，坚持勤俭办社的事迹说一段。

故事首先要从几只筐子说起。

咱们这里饲养耕牛，大都是先把青草铡碎，再装进筐里，拿到堰塘淘洗干净，然后才喂牛。这种淘草筐，一般都是用竹子编的，集镇上都有出售。可咱们生产队用的淘草筐，与别个队的格外不一样，既不掏钱买，也不用竹子编，筐子大，样式新鲜，淘起草来，又多又干净，真是喂牛牛高兴，喂马马欢叫。同志们一定会问：这究竟是什么筐呢？告诉你，这就是瞿大爷精心编的，社员把它叫做“革命筐”。

说起这革命筐来，那还是前年的事：这一天，生产队保管室门前，男女老少社员，站的站，坐的坐，挤了半稻场。瞿大爷含着根旱烟袋，坐在石碾上，一边呼呼噜噜地吸烟，一边过细地听会计公布生产队的经济账。

当会计念到“一九七三年，五间牛栏买淘草筐十只，用款二十五元”时，瞿大爷眉头一皱，心想：一间牛栏咋一年用两只筐？比咱以前喂牛时多开支一倍，这不行！这是浪费。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憋不住，就向会计问道：“这开支有点过大了吧？”这时，只听会场上有人干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横直就这么几只筐嘛，这大个生产队，还在乎这一点！”瞿大爷一听，就呼的

一声站了起来：“你说啥？几只筐怎么着？这是集体的财产，为什么不在乎？”那人又嘿嘿一笑：“不是不在乎，你看咱们队年年大丰收，粮食堆成山，把仓库里墙缝缝、地洞洞，胡马眼扫扫，买这几只筐还用不完哩。”

鞑大爷越听越生气，嗓门一提：“这么说，丰收了就应该浪费？咱问你，这该省的不省，算不算勤俭办社？丰收了就大手大脚，这算啥作风？”那人嘴一张，眼一闭：“这这，这点小事……”“什么小事？小事不改成大事，小洞不堵成大漏。如果不注意这些小事，就会变修！”那人听了，赶紧缩到一边，不再吭气了。会计听后，连连点头。

到会的社员们也都轰开了。这个说：鞑大爷说的对，该省的就应该节省。那个道：丰收了不能忘掉节约，这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本色。鞑大爷又接着说：“咱建议：这五间牛栏，每间每年分配一只筐，其余的全部节约下来，今后不再开支了。”

社员们都异口同声：“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。”

谁知刚才那个缩到一边的人，一下跳了起来：“应该？咱看就不应该！”

你猜这人是谁？他就是富裕中农魏四。这魏四私心比较重，一事当前，先为自己打算，有人开玩笑，喊他“为私”。魏四是队上的耕牛饲养员，他还会搞篾匠，

经常赶集上店，买些竹子回来，利用社员使牛的时间，编些筐子、篓子，卖给生产队，弄了不少钱。现在，覃大爷这么一建议，他的“外快”没有了，心里能舒服吗？只听他又嚷道：“一间牛屋一年只用一只筐？咱可没那个本事，筐烂了总不能用手淘草？干脆拉倒，谁有本事谁来喂牛！”

“你说啥？你吓唬人？”覃大爷气的直吹胡子。一个社员急忙拉他，小声说：“大爷，你老就让他一点，麻家是个养牛精哩。”覃大爷推开那人，冲着魏四说：“干革命可不怕这一套！旧社会，咱跟瞎保长家那头大牛作了十八年伴，经验有一点，你难不倒人。你想让集体大手大脚，乘机捞油水，这可不行了。老四，你说这筐到底能不能节约？”

魏四软了：“反正、反正咱这牛栏食只筐不够用。”

覃大爷很干脆，大声说：“那好！你干一年别的活，让咱来试试，看这五只筐到底能不能节省下来。”会计连忙劝阻：“太爷，别逞强了，你老人家年岁这么大……”“年岁太咋的？咱哪一天闲过？只要干革命，咱越活越年轻！”魏四知道覃大爷，他要坚持干的事，谁也没法拉他拐弯，只得自己下台：“那好，那好，这牛就让你喂，看你六七十岁的人，腰杆还能硬几天。”

覃大爷拍拍胸，信心十足，一字一句，铿锵有力。

“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，咱要为社会主义永远硬下去！”

魏四很怏气，他实在舍不得丢掉这饲养员的工作。这天晚上，他腰里别了一盒“二十响”，怀里揣了一瓶子“手榴弹”，来到覃大爷家，人没进门先开腔：“老哥，惹你生气了，都怪咱，都怪咱。看你这大岁数，让你操心受累喂牛，咱可真是不忍心啊！这牛还是让咱……”覃大爷笑着插言道：“咱们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，操点心、受点累是应该的。你要求再喂牛，那今后这淘草筐咋办？”“老哥，这一年用一只筐，实在是紧打紧啊，再说，多报销这几只筐，全队几十户，分到你一个孤老名下，能有几分几文？你还是……”魏四说着“卡壳”了。覃大爷眼睛一瞪，覃脾气又上来了：“咱要你节约几只筐，难道是为了咱多分几文钱？”魏四连忙掏出“二十响”和“手榴弹”朝桌上一放：“老哥，别火，别火。来，咱兄弟俩边喝边谈。”覃大爷把脸一扭，吼道：“你那酒有毒，咱连闻也不能闻！老四，咱俩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你咋好了疮疤忘了痛？你说说，现在哪一点不如过去？是缺吃还是缺穿？可你老是扔不掉那些旧东西。对集体不关心，专搞个人发财致富。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不铲除掉，你就要走到邪路上去！”

魏四见覃大爷揭了他的老底，气的把酒瓶子一提，

香烟往袋里一揣，起身就走，嘴里嘀咕道：“咱多用了几只筐就是资本主义？咱看你今年能把这筐省下来不？”覃大爷望着他的背影，大声说道：“你瞧着吧，这一仗，咱只胜不输！”

就这样，覃大爷真的养起牛来。队长怕他年纪大，干不了，左说右劝，他也不依，只得让他暂时担任饲养员。这一年，覃大爷人老不服老，勤勤恳恳，精心饲养，把耕牛养得硬是比以前还肥壮。淘草筐已用到年底，还能对付着用。

这一天，魏四收工回来，走到牛屋门口，见里面没人，便进去拿起覃大爷用的那只淘草筐，上下左右看了一遍，打心眼里佩服老头子过细。这时，覃大爷从外面进来，一见魏四，便问道：“咋样？这只筐一年用不坏吧？”老四点点头：“嗯！”覃大爷说：“现在，咱们一间牛栏一年虽然只用了一只筐，但还不能满足，要继续革命。你能不能把这筐子修补修补？修补一下，就可一年半用一只筐。”魏四接过筐，眼睛嘻眯了：“可以修补。修补修补，再用两月没问题。不过，请老哥跟队长说一声，给咱两个劳动日，咱马上就动手修补。”覃大爷眉头一皱：“这点小事，你晚上不能加个班？”“老哥是个直人，喜欢听直话，咱想趁修筐机会，顺便把咱那点自留地也‘修’一下。只搞这一次，行不行？”

犟大爷又恼火了，严肃地对魏四说：“你这种自私行为，咱半次也不能依！”魏四干瞪眼，放下筐，扭头就走了。

魏四回到家里，刚坐了一下，就听见犟大爷在门外咳嗽，不觉高兴起来：有门。老头子一定是想开了窍，亲自上门来找咱修筐，哼，你找到咱头上，咱可要装装硬汉。谁知犟大爷一进门就大声喊道：“老四！”魏四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干啥？”犟大爷说：“人家都说咱脾气犟，可你比咱还犟，只是没犟到正经点上。解放这么多年了，看的新事、受的教育不算少，为啥私心老斗不掉？咱看你忘掉了你大伯，忘掉了瞎保长！”提起瞎保长，魏四蹦起来吼道：“咱人老八辈子也忘不了！”原来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。有一次下暴雨，村前河里涨了大水，水退后淤下了一大块河滩。当时魏四的父亲把那块河滩翻了一道，种上了庄稼。没过几天，瞎保长带几个打手上门来了，说是这块河滩是他家的地边，侵占了他的土地，不由分说，把魏四的父亲拳打脚踢，不久连病带气死了。魏四的母亲含恨跳了潭，也活活淹死了。提起这件事，魏四气愤地骂道：“龟孙瞎保长，为了自己得利发财，逼死了咱的父母！”犟大爷说：“记住这个就好。搞自私自利、发财致富，逼死人的社会必然重演。”

这一夜，两个老头一直谈到鸡叫，最后魏四说：

“老哥，咱明白了，你罩得有理，罩得很对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魏四老远就看见牛屋里灯火通明，便走到窗户跟前一看，嗨，罩大爷正在吃力地修补筐子，只见他一边干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咱就不信学不会这个技术！”魏四只觉心里一热，就进了牛屋，一面帮罩大爷修筐，一面教起技术来。

又过了六个月，会计对魏四说：“人家罩大爷一年半只用了一只筐子，可你一年就要用两只，你心里觉得咋样？”魏四觉得脸上发烧，直是点头：“向老哥学习！”会计又说：“一年多了，罩大爷那草筐该换一换，给你两天时间编几只，行不行？”“咋不行呢！”魏四满口答应了。

这天早晨，东方刚发白，魏四起了早床，准备到集镇上买点竹子回来编筐子，刚一开门，见一个人影从门前一闪而过。是谁起这么早？他出门望了望那人的背影，好象是罩大爷。这么早干啥去呢？魏四不觉跟了上去，想看个究竟。来到河边柳树林里，只见罩大爷鞋一脱，对手心吐了一口唾沫，就往树上爬。罩大爷到底上了年纪，爬了一会，才上了人把高。魏四赶紧跑过去，拉住他的裤脚问道：“老哥，你要干啥呀？”罩大爷扭头一看，见是魏四，便嘿嘿一笑，“咱想砍点柳枝。”

魏四不解：“要那干啥？”“砍下来再说嘛。”说着又吃力地往树上爬。不一会，覃大爷砍了一大捆柳枝条。魏四蒙在鼓里，跟着覃大爷来到牛栏，见里面有一只样式很特别的筐子。覃大爷说：“你看这只筐咋样？能不能淘草？”魏四拿起一看，原来是用柳树条编的，不禁点头称好。“好就行。以后，咱们再也不用买淘草筐了。”魏四搬起指头算开了：“一年节省二十五元，十年就是二百五十元，一百年——”覃大爷哈哈大笑，“老四啊老四，你真会算账啊！”这一笑不打紧，可把老四弄糊涂了，“笑啥？咱没算错嘛！”覃大爷说：“你算得太小了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但是现在还很穷，要使中国富起来，需要几十年时间。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’。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去做，就能不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。如果搞资本主义那一套，大手大脚，集体经济就会垮台，资本主义就会复辟，咱们要算算这个大账啊！”

魏四听着，心里一震，惭愧地说：“老哥，人家都说咱会算账，现在才明白，咱算的是自己的小账，你算的是国家的大账。”说着就要往外走。覃大爷忙问：“到哪儿去？”魏四答：“找会计把买竹子的钱退给队里，一会咱来帮你编筐子。”覃大爷一听，乐呵呵地笑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故事讲到这里，基本上就算结束。不过还需要交代一下，打这以后，魏四在瞿大爷的帮助下，又重新担任了饲养员，但他再不是以前那样，而是积极参加政治夜校学习，一心想在集体上。群众都说：“魏四现在不‘为私’，而是为公了。”魏四说：“这主要是瞿大爷的帮助！”他还编了一段快板：

柳条筐子真不赖，
淘草多来下泥快，
美观耐用不花钱，
革命精神传万代。

公 社 书 记

王 大 禹

说的是王振严的女儿王朝辉，被招进县五金一厂当新工人，今天就要来县里办入厂手续，谁知中午从渡口公社打来电话，说王朝辉的手续不办了，她要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，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这是咋回事呢？且听咱往下讲。

开头提到的王振严，是县委委员、渡口公社党委书记。你别看他才四十挂零，可他十几岁就参加解放战争，二十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曾多次荣立战功，身上几处负伤。他转业到地方，当干部二十多年来，斗志不减战争年代，尤其是看书学习抓得紧，事事讲路线；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不滥用职权，不搞特殊化，报上多次刊登过他的事迹。

今年春上，县工业部门招收一批新工人，分配渡口公社十个名额。当时王振严到地区开会去了，他的老战友、渡口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雷云祥想：这次招

工，象老王这样为革命流过血的干部，他们的子女，应当照顾。于是，雷云祥向县里招工负责人谈了老王的情况，介绍了王朝辉高中毕业后在农村锻炼的表现，招工同志听后同意王朝辉进厂。

这雷云祥和王振严过去同在一个部队，又是同一个排，都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，现在又在一起工作。他最了解王振严，老王一心想在革命工作上，自己的啥事，总是撂在脑后。今天，雷云祥为老战友办了一件事，心里觉得怪舒畅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县里来了通知，王朝辉被分配到县五金厂，要她第三天到县里办理入厂手续。

事情也巧，就在这天，王振严从地区开完会回来，他身穿旧军装，肩挎旧军用包，脸上洋溢着红光，迈着稳健的步伐，沿着笔直的公路，向公社所在地走去。

这时，只见一个低头带笑、使劲蹬自行车的人迎面过来，王振严大声喊道：“老雷，这高兴，干啥去？”雷云祥抬头一看，见是老王，便忙下车，滔滔不绝地说：“哎呀老王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啦！咱们全公社两千多亩早稻，昨天已经抢插完了，大面积水田正在大整。”他边说边指着公路两旁的庄稼，“你瞧瞧这麦子，叶子宽、穗子大；那边的蚕豆角，简直压弯豆杆啦！还有一件喜事……”

“啥喜事？”王振严不解地插问。

“今天你女儿朝辉进工厂！”雷云祥高兴地说。

“朝辉进工厂？”老王疑惑地问：“她进厂没有？”

“人还没去，可定下来了，今天去县里办入厂手续。”

“是谁定的？”

雷云祥笑着说：“是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荐的嘛。”老王想：朝辉下乡劳动锻炼还不到两年，贫下中农咋推荐她去当工人呢？雷云祥一见老王沉思的面色，知道他在认真琢磨这件“喜事”，便说：“推荐不推荐关系不大，朝辉只差三个月就两年了，再说她各方面都表现不错，只要把上面的工作一做好，厂里说一声要，贫下中农对这样的干部子女进工厂，真是一百个同意。”

经雷云祥这么一说，王振严明白了，原来朝辉进工厂，是经过做“上面的工作”，是因她爸爸是“有功之臣”，是老干部，所以应该“照顾、照顾”，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在作怪。想到这些，老王严肃地说：“老雷呀，咱们无论办啥事，首先要看路线，切不可把人民交给咱的权力，来为自己谋私利、行方便，搞特殊啊！”

雷云祥听了王振严的这番话，心里象塞了个啥东西，很不是滋味。他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我说老王，你